



崇它

文——莊裕安 繪圖——李純慧

因為職業的關係，我接觸到許許多多的孩子。關於孩子的定義，像我都已邁入三十八歲了，但還是我母親的孩子，再過十年、二十年都算。但在我們這一行，所謂「小兒科」，指的是未滿十五歲，所以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是我們最大的孩子。我在教學醫院當駐院醫師時選的是內科，但當了社區的開業醫生後，對小孩特別生緣，有些祖母帶孫子來看病，甚至還問我替不替大人看病。

英國散文家查理·蘭姆描述他的表哥詹姆斯善於說謊語。有一回詹姆斯站在伊頓學校的操場上看小學生玩耍，不禁感慨，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，

小孩的所有格叫「它」，而不是「他」或「她」，彷彿小孩跟一張椅子、一輛腳踏車、一朵牽牛花同一族群。當我自己有第一個「它」時，的確和一隻小貓或小狗沒兩樣，終日吃吃睡睡、混混沌沌。什麼時候「它」會變成「他」呢？大概是他會自己繫鞋帶、不適宜跟母親共浴、啃出一顆完整糖炒栗子那一天吧。

以前在電視新聞裡聽過某個「國際崇她社」，似乎是種「女獅子會」、「女扶輪社」，女性主義冒頭後，反而少聽見這個名字。我和詹姆斯表哥應可算成「國際崇它社」的一員，他大概信奉他的老祖宗，尚未吃蘋果、遮樹葉的亞當老爹；我則信奉我的老祖宗，《三字經》裡的開宗明義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新嬰是送子鳥從天堂銜來，一出生後便每況愈下，最後變成該下十八層地獄的貪官污吏。這麼說來，我該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醜成什麼樣子。我們選擇行業時，第一志願應是幼稚園老師，大學教授已算等而下之，至於替貪官污吏開罪的律師，恐怕是全天下最醜惡的一行。但社會價值並不依此遞減，可見「國際崇它社」的社旨並不準確，

人人生為帝王，
最起碼在他抓周那天，
不管拿到的是鋼筆、電子計算機、
螺絲起子或卡拉OK麥克風，
為人父母莫不營造出憧憬藍圖。



不出幾年，就要變成國會的輕浮議員了。每思及此，豈不令人感傷；伊頓學校是英國的貴族搖籃，劍橋和牛津的最佳跳板，詹姆斯表哥的喟歎，一百五十年後我聽來猶很受用。我執業的所在絕非伊頓學區，甚至早年還是流氓和娼妓的集散地，在五、六〇年代白先勇或陳映真的小說裡，「三重埔」是一個別有意涵的所在。雖然我的孩子們生來沒有伊頓的貴族氣，但每一思及他們果若要變成行賄貪瀆的民代或官員，也是很令人感傷的。

就算他不變成政客吧，當他三十歲時，一定也不及三個月、三歲時那般可愛。我們初學英文時，老師會叮嚀，

伊頓學校操場那群孩子，也沒全變成輕浮的國會議員。

我雖然沒站在伊頓學校看小孩打球，但今天還是遇見一件值得感傷的事，一個九歲的小孩向我吐了一句「三字經」髒話。我知道他沒有惡意，臉上還掛著微笑，不像很多來者不善的忌醫兒童。這個小孩是家裡的老么，上有一兄二姊。我不知道父母親眼見他誕生時，是怎樣的懊悔，因為他們已有三個正常發育的兒女，偏偏添了這個弱智的老四。我不常探問病人的隱私，但客觀看來，這是個中下家庭，父母教育水平不高，四個小孩往往「每冒必感」。我第一次看這老么便皺眉頭，並不是他身著邋遢，

相反的他比兄姊還乾淨一點。叫人難過的是他取著「聖智」的名字，而他的哥哥叫「偉賢」，上帝在開什麼玩笑？他為什麼不叫「阿甘」就好。

早幾年前看聖智，還不覺得那般難看。大概是我「崇它社」的私心太強，我看過一些兔唇、裂額的嬰兒，還是覺得他們長得頗標緻。就像狄更斯《大衛·考勃菲爾》一類的成長小說看多了，總想像棄嬰將來會比同儕更有出息。這些顏面受損的嬰兒，彷彿也有補償的智慧或靈性，能較正常孩童早熟。有一次聖智熟睡著，由他父親抱來，我竟然感覺一個入髓的智障兒，竟像難以言喻的哲學家，因為封閉而神秘吧。我看著這個為四位兒女而勞碌的父親背影，想像他的兒子未來的命運不見得比他差，至少不會像他這般重的負擔，苦的是那位偉賢哥哥。

聖智不會變成詹姆斯表哥眼中那種「未來的輕浮國會議員」，但自從聽到他喃喃罵人髒話時，便開始擔心他會成為比議員更壞的族類。弱智者倘若缺乏家庭的照顧，很容易變成社會邊緣人，做出驚心動魄的傻事。史坦貝克的《人鼠之間》小說，弱智者對



女人示愛，竟然把對方掐死，完全不會控制情慾發洩時的力氣。這個九歲的小男孩，把一個性愛語髒話任意掛在嘴邊，完全不曉得其意涵，和那個性高潮時掐死女人的浪漢，一樣令人擔心。王爾德的銘言，人人生為帝王卻死於放逐，不正是最佳寫照。

人人生為帝王，最起碼在他抓周那天，不管拿到的是鋼筆、電子計算機、螺絲起子或卡拉OK麥克風，為人父母莫不營造出憧憬藍圖。很少會在那一刻，預知螺絲起子將變成兇器，電子計算機用以圍標工程，鋼筆和麥克風拿來偽造文書或欺騙他人。可是為人父母，就有這種天經地義樂觀的權利，崇它兼寵它。回想自己啓蒙青少年時代，許許多多的頂撞與叛逆，所幸都沒有岔出歪路，就為父母和自己捏出一把冷汗。

「崇它社」的會員，不知該算是悲觀或樂觀，不知該算是「性善說」或「性惡說」。我後來從內科專科醫生變成內兒科家庭醫生，哲學的成份多過醫學。我喜歡像詹姆斯表哥一般，站在公園角落看小孩溜滑梯、盪秋千，然後無端擔心起立法院的政治分贓與鬥毆。

✽

〔與植物相約〕

戒疤 種子

文——李慈

小時和阿媽同睡，每每在清晨，「……薩婆訶」由著耳邊阿媽誦經的聲音中，緩緩醒來，半睜惺忪雙眼，總看到合掌跪在矮櫃前誦經的阿媽背影。

好奇時，也總愛把經本左拉右開成長條狀攤在床上，用才識得幾個字的腦袋，試著明辨那些弓成各式形貌的「字」，猜不透不識字的阿媽每日對著它唸什麼？阿媽不是不識字嗎？為什麼一長條的本子都會唸呢？

多年後，阿媽出家。

長住的寺廟，是我每年寒暑假一定去的地方。清晨陪著她在大殿誦經、禪房住臥，夜裡最愛和她平躺時，摸那特別平滑、透亮的戒疤，襯在灰白頭皮間，三顆潔滑的好似三枚種子。

那日看到淺埋在灰石間的種子，讓我恍若見到襯著斜斜月光，阿媽頭頂上的三顆戒疤，而「……薩婆訶」的經誦聲中，又似見到種子，靜美抽長……。

✽

